

# 现代社会的悲剧主题 —— 重析《推销员之死》

作者：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赵国繁

阿瑟·密勒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推销员之死》是其代表作。该剧曾摘取了“纽约剧评界”奖和“普利策”奖等多个奖项。它于1949年2月10日在纽约摩洛斯科剧院首演，连续上演了七百多场。《推销员之死》是“一出挖掘和探讨人物心灵深处的现代社会悲剧。”它刻画了一个家庭的各成员之间令人心痛的矛盾冲突，剖析了人们因为盲目信奉美国梦所付出的代价，从而审视了美国国民的价值观这一更宏观的问题。

《推销员之死》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它是社会戏剧和心理戏剧相结合的完美产物，同时又是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相互融会贯通的力作。全剧的时间跨度仅一昼夜，作者通过现实、幻景、回忆的快速切入，以及意识流的手法对主人公威利的心理刻画，使全剧浑然一体，展现了主人公威利·洛曼(Willy Loman)这个普通推销员一生中最为关键的片断，着力于刻画在这一昼夜中威利从失望复又抱有一丝希望，到再度跌入绝望的深渊这整个过程中的心态。本文选取剧本中的若干片段，通过具体分析主人公威利及其与周围人的关系，来阐释现代社会的悲剧主题和该剧的真正意义，即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 二、美国梦的幻灭

主人公威利·洛曼是个不自信、自欺欺人的旅行推销员。他坚信美国梦所宣扬的成功和财富，但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儿子们也没能实现他对他们的期望。当他的幻想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开始破灭时，他的神智也开始涣散了。幻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紧张心理构成了《推》剧的基本冲突。

洛曼一家过去居住的布鲁克林社区远离纽约城的喧嚣，环境优美、布局宽松，留有扩大住宅和保留花园的空间。当初威利和妻子琳达(Linda)购买房子时，房子代表了威利对未来的最终希望。但是，现在这所房子被四周的公寓大楼围在中间，阳光几乎照射不到他们的院子。可以这么说，威利的住所代表着他被日益消磨的希望。房子被四周的公寓大楼围着，威利的自尊也受到疑惑和现实的围剿：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他永远都不能获得美国梦所承诺的名望和财富了。

威利的现实生活和他的希望之间充满了冲突。他一生都在精心编织着幻想，否认那些能证明他不能实现期望或欲望的、越来越多的事实。《推销员之死》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对时间转换的流畅处理，过去和现在的流转衔接天衣无缝，同时并存。现实与幻想对威利构成不同的刺激，引起他头脑中前后不连贯的意识流。在戏剧开场前，威利的自欺欺人极其严重地折磨着他。他的意识支离破碎，甚至无法连贯地幻想一件事情。他的语言混乱颠倒，完全根据自己当时的心理需要，改变着他对现实的理解。他还随意地做着白日梦，重新想象他过去生活中的那些关键时刻。威利把自己的生活看成可以编辑、重写的故事，这样，他可以避免直接面对那令他沮丧的现实。他在想象中重建过去是为了在虚幻中确定自己的价值。威利回忆的田园诗般的过去，是他重新编造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这些都当成事实。他躲到白日梦里，不仅是为了逃避现实，也是为了反省过去。他在找寻自己曾经犯下的那些错误——它们挫败了他对名利的追求，毁坏了他和大儿子比夫(Biff)的关系。

## 三、扭曲的人际关系

威利和家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在威利的回忆里，他心目中的家庭是快乐的、安全的。但他对过去的回忆，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平静和愉快：因为他已经分裂的意识和心理上的裂痕，都说明了这一点。不管他多么希望把过去看成彻底美国化的、快乐的，他都不能抹杀那些与

之相反的事实。他想在记忆中把比夫看成未来的希望。但是在他记忆中，我们发现他对儿子比夫强迫性的偷窃习惯袖手旁观，不加制止。事实上，比夫偷来足球后，他却笑着，微妙地表示出鼓励。经过这些年，比夫和威利相互产生了对立情绪。威利无法放弃追求美国梦，他要求比夫替他实现这个愿望，这给比夫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成年的比夫从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习惯地从雇主那儿偷东西，而实际上是因为这与比夫的天性和本能相矛盾。而且，比夫相信自己的父亲威利的天性也是如此。通过威利再现的过去，可以看出他和小儿子哈比（Happy）的关系也不理想。哈比和比夫一起偷过东西，但威利明显地偏爱比夫。哈比也无法逃脱美国梦所灌输的谎言，他甚至信誓旦旦地想“出人头地”来为威利雪耻。

威利和妻子琳达的关系则更为复杂有趣。在当威利想夸大他从刚刚结束的旅行中得到的佣金时，她识破了他的谎言。于是，威利以少有的清醒和自我批评的心态，悲叹自己不行了，因为人们似乎不喜欢他了。威利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她安慰他说，他养家糊口尽职尽责，还说他非常英俊。尽管她不相信他推销员式的高调吹嘘，她仍然爱他。虽然她不能接受他对自己的幻想，但是她并没有抛弃他——琳达没有以事业成功与否来衡量威利的价值。但是，威利需要的爱不仅仅是能够包容他的自我怀疑和性格缺陷，他还极其希望“被人喜欢，有人缘”。从真正意义上说，威利忽视了琳达给他的机会，即更加坦诚地看待自身，承认自己生活的现状，而不是把自己看成不招人喜欢的失败者。事实上，他试图在妻子面前扮演推销员的角色。

#### 4. 错误的推销理念

威利之所以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一方面是由于他选择的职业与他的兴趣相悖；另一方面似乎是他把自己的各方面，包括职业方面和个人生活方面，都与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生活相比较。他似乎把因家庭产生的焦虑转移到了职业中。他父亲和哥哥不太喜欢他，离开了他。所以他要努力在工作中“讨人喜欢”。他没能看到本来的财富是胡乱撞上的运气带来的，而不是对刻苦工作和个人美德的最终回报。同样，他把听到的戴夫·辛格曼（Dave Singleman）的成功故事夸大英雄化、神话化的地步。他未能看到老推销员辛格曼成功故事的悲剧性的一面——84岁高龄仍然还在工作，最后死在工作中，哀悼他的仅仅是那些恰巧在场的推销员和列车乘客。

如果威利不是盲目地信奉美国梦的话，他本来可以看到邻居查理（Charley）和儿子伯纳德（Bernard）的成功是长期努力工作的结果，而不是依靠好人缘和出众的外表换来的。查理希望能让威利面对现实。他解释说威利对商业世界的操作方式的幻想，是和消费经济的现实相冲突的。查理拒绝用吹嘘幻想的方式和威利谈话，相反，他强调要坦率。他还给威利提供了一份待遇好又无风险的工作。可是威利拒绝了，他不愿放弃美国商业世界的神话，尽管他很清楚，他获得这个神话承诺的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对威利来说，美国梦成了“圣杯”——他试图把自己的生活和某种神话标准联系起来。他盲目地希望依靠“个人魅力”和“讨人喜欢”来实现物质、情感，甚至精神的满足。

威利认定比夫没能实现自己对他的期望的原因，是比夫曾经发现了他和那个女人的奸情。他的这种考虑，再度把个人和职业混淆起来。他认为美国梦应该包含着事业成功和物质收获，没有这些，人无法获得快乐。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威利的白日梦里，他渴望的这些能证明成功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却是靠非物质的，瞬息即逝的“个人魅力”和“讨人喜欢”获得的。而当威利的理想的化身——比夫，拒绝接受威利的谬论时，曾经把美国梦灌输给自己儿子的威利，对于美国梦的信仰，也开始消解了。

#### 5. 结语

小人物威利是可悲的，他靠自身形象的短暂力量，靠着“微笑和闪亮的皮鞋”来支撑梦想。他显然是个不成功的推销员，但是密勒在这里绝不仅仅要表现一个推销员的失败，而是要表

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该剧曾在许多国家上演，都引起了观众广泛的共鸣，可见其对人们心灵的触动有多么深。威利的生存危机实际上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他最终没能像典型的悲剧主人公一样获得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悲剧人物的重要性。通过威利·洛曼这个悲剧人物，密勒控诉了美国社会所兜售的虚幻神话。这个神话是围绕战后经济所滋养的资产阶级物质主义构建起来的，物质主义遮盖了人生真相，模糊了这个国家的创建者们最初描述的美国梦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在物质主义神话的指引下，人能够出卖的商品就是他自己。正如威利曾对查理所说的：“走了多少里公路，乘了多少回火车，做过多少比买卖，熬过多少岁月，到头来你活着还不如死了值钱。”

#### 参考文献

- [1] Arthur Miller. *Death of A Salesman* [M].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Inc. , 1958.
  - [2] Matthew C. Roudane. *Arthur Miller* [M]. Christopher Bigsby, Ed. Shanghai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3] 张耘. 现代西方戏剧名家名著选评[ M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4] 汪义群. 当代美国戏剧[ 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 [5] 孙白梅. 西洋万花筒——美国戏剧概览[ 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6] 任生名. 西方现代悲剧论稿[ 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7] 郭继德, 等译. 阿瑟·密勒. 阿瑟·密勒论戏剧[ M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6.
- 作者简介：赵国繁（1975 年—）.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讲师.